

《民国丛书》选印

潘光旦著

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

潘光旦著

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

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

潘光旦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$8\frac{1}{8}$

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 7-80569-429-X/B·16

定价: 4.50元

弁言

張文和公廷玉元夕寄弟詩說：

天與人間清靜福，

不能飲酒厭閒歌。

梁章鉅（菴林）在浪跡叢談裏說：

余金星不入命，於音律懵然而無所知，故每遇劇筵，但愛看聲色喧騰之劇。

我大概也是一個金星不入命的人，對於音樂戲劇，雖不厭惡，至少從沒有表示過愛好。崑曲，生平聽過一次；京劇，生平看過兩次，都是別人拉我去的。我還趕不上梁菴林，連『聲色喧騰』的戲都欣賞不來。

所以我這一次做這篇關於伶人的研究，自問一方面完全沒有資格，一方面也可以說略有幾分資格。平日不聽戲，不懂戲，對於做戲的人的家世、生活、與造詣，無論搜訪得如何周到，總有幾分隔膜，總有許多錯誤，這是不合資格的說法。但是，不聽戲，不懂戲，與做戲的人完全不相識，倒也可以免除不少主觀的弊病，更不至於犯甚麼『捧角』一類的嫌疑。不主觀，認識就可以比較清楚；不『捧角』，措詞就可以全無作用。這是有幾分資格的說法。

不論有無資格，反正現在是交卷了。

這是我對於中國人才問題的第一種比較有系統的研究嘗試。我相

信我所用的立場是一個比較新鮮的立場；用了生物遺傳的眼光來觀察中國的人才，這大概還是第一次。全篇所論列的雖不限於伶人的血緣關係一端，而總題於定爲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」，就因爲這個緣故。對於這個立場的價值，我是希望讀者盡量的批評的。至於事實上的種種遺漏與錯誤，我也盼望戲劇界和愛好戲劇、熟悉梨園掌故的人士肯不厭瑣碎的加以補正。

本篇是中山文化教育館的一種特約研究；寫成稿子的時候，雷雲襄女士（今黃國佑夫人）幫了不少的忙；謹在此分別致謝。

民國二十三年九月，潘光旦。

本篇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中完稿的，版子好像是二十六年春天的春天便將次排好，校閱完畢則在二十七年的冬天。本來當時就可以付印，不幸篇中最要緊的一張插圖的底板（第壹血緣網圖，一六四頁與一六五頁之間）於「八一三」之頃在滬損毀；商務印書館來信要我補繪，我一則因手頭沒有底稿，再則又找不到充分的時間，根據着篇中已經備陳的事實（一〇三頁到一六二頁中的四十三個家系），重新繪製，因此又耽擱了兩年多的光陰。這樣一篇並不算大的稿子，竟擱淺到七八年之久，真有些對不起自己，或許也對不起前途對人才研究一題有幾分興趣的讀者。因此，最近向商務印書館函商，請他們將就付印好了，將來若有再版的需要，再容我將缺圖補入。篇中一共有十個所謂血緣網圖，各圖的繪法與所用的符號是完全一律的；不過第壹圖特別大些，網羅的家系特別多些，底稿長至兩丈，縮影後所製的底板也有一尺半光景。讀者看了其餘的九個圖以後，大概也想像得到

這第壹圖成甚麼樣。稿子的缺陷，要請讀者用自己的想像來彌補，雖說這種缺陷一大半由局勢造成，在我總感覺幾分抱歉。

民國三十年五月，潘光旦。

目錄

弁言

甲 緒論

一 伶人是不是人才

二 研究人才問題何以不妨從伶人入手

三 伶人與它種人才在理論上的會通

四 一些心理、教育、與哲學的觀察

乙 前論

一 近代以前中國的伶人

子 官吏裏的伶人

丑 唐及五代的伶人

寅 南北宋的伶人……………二一

卯 元代的伶人……………二四

辰 明代的伶人……………三一

巳 清代嘉道以前的伶人……………三四

二 西洋伶人研究一斑……………四五

子 西洋人才研究的大勢……………四五

丑 戈爾登的研究……………四六

寅 龔理氏的研究……………五〇

卯 摩西士的研究……………五三

丙 本論……………六七

一 一個概念和一個假定……………六七

二 地理的分布……………七三

子 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狀況……………七三

丑 近代伶人的分布……………八二

寅 近代俗人的移殖.....	九五
三 血緣的分布.....	九九
子 血緣分布的意義.....	九九
丑 十個血緣網的脈絡.....	一〇三
第壹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.....	一〇三
第壹血緣網圖.....	一六三前插圖
第貳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.....	一六四
第貳血緣網圖.....	一七五
第叁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.....	一七五
第叁血緣網圖.....	一八三
第肆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.....	一八四
第肆血緣網圖.....	一八七
第伍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.....	一八七
第伍血緣網圖.....	一九二
第陸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.....	一九二

第陸血緣網圖·····	一九六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柒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·····	一九六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柒血緣網圖·····	一九九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捌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·····	一九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捌血緣網圖·····	二〇一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玖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·····	二〇二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玖血緣網圖·····	二〇四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拾血緣網各家系的敘述·····	二〇四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拾血緣網圖·····	二〇六
-------------	-----

寅 脚色的奕世蟬聯·····	二〇七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階級的分佈·····	二二四
--------------	-----

子 分佈的狀況與解釋·····	二二四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丑 社會態度與伶人的地位·····	二三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 結論·····	二四〇
-----------	-----

附錄

一 繫年小錄中伶人的詳細籍貫·····	二四五
二 京劇二百年史中伶人的詳細籍貫·····	二四七
三 六十二個移植的例子·····	二四九
四 馬氏恩氏合系·····	二五四
五 不入血緣網的各家系·····	二五七
參考書目輯要·····	二七七
校後跋·····	二九一

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

甲 緒論

一 伶人是不是人才

伶人也算是一種人才麼？中國古往今來的人才也不止一兩種了，爲甚麼偏偏要從『戲子』做起？國家需才迫切，莫過於今日，難道優伶的人才也在迫切需要之列麼？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我們先得給它們一個比較圓滿的答覆。否則我們這番研究的嘗試多少不免要招些物議。

作者本來不信完全『爲研究而研究』的那種矯情的態度，他以爲我們雖不必把『文以載道』的話看得太死，至少得承認一種學問多少總有一些用處，總得和人生的休戚發生一些關係。他的所以研究近代中國的伶人目的，決不僅僅在滿足他一些求智識的慾望，表示他一些分析事實、推原因果、尋求結論的本領。他是有實用的目的的。他至少希望他這一番努力，對於中國整個的人才問題，多少可以指出一些解決的途徑來。有了這一段聲明以後，我們便可以進而答覆上文提出的幾個問題了。

第一、我們得明白的承認優伶是一種人才。我們在這裏不預備討論人才究竟是甚麼一種東西。有的學者說，人才是絕對由於先天的天授，所以一時代裏，祇會有少數的幾個；有的學者說，人才是完全由於後天的訓練，所以只要訓練得早，訓練得有方，便盡人可以成為人才。我們對於這兩種極端的說法，自然都不能接受。我們一面參酌這兩種說法，一面又根據經驗的詔示，認為人的才具，在出生的時候，就不會完全相同，就一般的智力而論，就有程度上的不齊，就特殊的才能而論，更可以說有流品上的差別，而每一種流品之中，又不免有種種程度的參差。一個有高級的智力而又有一些特殊的才能的人，受了相當的教育和訓練之後，便可以成為一個人才；而其所以為人才的偉大的程度，自然是和智力的高下、才能的多寡與大小，以及訓練的周到細密與否，成正比例，未可一概而論。我們對於人才的見解，大致如此。

人的才具所由表見的方面，大體言之，不外兩個，一是藝術，一是科學。而宗教與哲學可以說是這兩個方向之和，不過宗教側近藝術，而哲學側近科學罷了。在科學方面，我們從法人孔德以來（Auguste Comte）早就有一種所謂級層（hierarchy）的觀念，就是認為各門科學可以疊成一座梯子，越純粹的或越基本的越在下，越複雜的便越在上。從下而上，一是數學與邏輯，二是物理，三是化學，四是生物學，五是心理學，六是一切社會科學。在藝術方面，這種級層的觀念似乎一樣的可以適用。美國心理學家郝爾虛（Nathaniel D. Miltroon Hinsch）近著天才論一書（Genius and Creative Intelligence），也把各門藝術積疊起來，成為一座梯子。從下而上，一是美術的舞蹈與扮演，二是建築，三是雕塑，四是繪畫，五是音樂，六是長歌式的詩與戲劇。越在下越具體，也越元

始，越在上越複雜也越抽象。（原書，頁二四八）一個有才具的人，也就是除了高級的一般智力以外，又能在這許多門類的科學或藝術中的一門或多門上，表見一些特殊的興趣、能力、與成就的人。

伶人是不是人才的一個問題，到此便等於已經答覆了。在上文所引的藝術的階梯上，一個第一流的伶人，一脚可以跨到三級，就是第一級的美術舞蹈與扮演，第二級的音樂，和第六級的戲劇。比較普通的伶人起碼也要跨到兩級，做工屬第一級，唱白屬第五級。要是把臉譜算在裏面，我們可以說至少有一部分伶人——淨角——還跨着六級中的第四級——即繪畫，至少是一種圖案畫。沒有關係的不過是建築和雕塑兩個級層。所謂沒有關係，當然是指伶人的本身而言，若就扮演的全部場合而論，那末劇場、建築、舞臺的佈置，即所謂切末，演員的衣着，即所謂行頭，等等，也不能說和這些級層絲毫沒有關係。今試就皮黃戲劇的範圍和藝術級層或門類的關係再製一表格如下，以示中國戲劇的不能不算作一種藝術，並且是一種很複雜的藝術，中國伶人的不能不算作一種人才，並且也是一種很複雜的人才：

藝術級層	皮黃劇的部分
一 美術舞蹈及扮演	臺風，身段，工架，作工，臺步，武工，手操。
二 建築	劇場，舞台，切末，臉子，行頭。
四 繪畫	勾臉，行頭，切末。
五 音樂	作曲，各種唱工，咬字，噴句，文武場面。
六 詩與戲劇	作曲，說戲，排戲，編劇。

我們固然不必太把新的學識附會到古人的議論上去，但關於藝術級層的這一點，我們在以前至少有過一些彷彿的話。例如舜典上說：『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』詩序上說：『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；情動于中，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；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』樂記上更簡當的說：『詩言其志，歌永其聲，舞動其容。』這一類的議論至少已經辨別了舞蹈、音樂與詩歌的三個級層，以今日的學識推論之，詩歌是最抽象的，所以『不足』，舞蹈是最具體的，所以終於歸結到了它，尤其是要是藝術的提倡，目的是在化民成俗，創造出一種優美的風氣來，那末此種具體的藝術表現，尤爲不可少了。這樣一解釋，豈不是就和上文所說一番關於藝術級層的話很相近情？

伶人之所以爲人才，至少還有一層可以說，並且說來可以比別種人才更爲響亮，就是一樣成爲一種人才，伶人的客觀性要比較的大。一種人物的成功和邀譽於一時，大體說來，雖不能不靠真實的本領，然僥倖與僥竊的人也往往而有。伶人却是一大大例外。搬演是一件絕對公開的事；一次搬演，同時在場的觀衆，少者數百人，多者數千人，藝術上稍有瑕疵，勢必無從掩飾。我們平日論事，本離客觀，且且人物，自更容易受主觀的蒙蔽；伶才的產生，既不得不在『觀客』萬目睽睽之下，便不妨說是比較絕對的『客觀』的。少數『捧角』的人，雖不免因私人的利然關係，發爲個別的愛惡的議論；而客觀的公論却始終有它的地位，日子越多，此種公論越是不可磨滅。這一層很有趣的見地是葉譽虎（恭綽）先生對作者說的。

二 研究人才問題何以不妨從伶人入手

現在要答覆第二個疑問，就是中國的人才不止一種，何以偏要從伶人做起？這不比第一個疑問，是很容易答覆的。第一，伶人的史料比較別種人才的要少，並且在時代上要來得近，所以容易搜集。中國古代不是沒有戲劇，也不是沒有伶人，但見於記載的並不多。太史公滑稽列傳裏的優孟優旃以後，一直要到新五代史及遼史，才有伶官的專傳；唐代中葉的梨園號稱極盛，但所有的資料和許多別的文獻一樣，早就成為五代的劫灰的一部分。元代詞曲，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創獲，但傳到現在的，不過是少數曲子和更少數的作曲的人；扮演的名角便幾乎沒有。自明代到清代乾隆年間，崑曲盛行，但真正知名的脚色，到今流傳的也不過指頭上數得出的幾個。道咸以來，到今一百二十年間，皮黃戲擅場以後，於是一半因為時代密邇，一半也確乎因為此種戲劇吸引力的鉅大，伶才的產生，便見得特別的多，至少夠得上給我們做一些分析與歸納之用。第二，伶人的社會地位和別種人才的社會地位有一種很顯著的不同；他一面受人『捧場』，一面却也受人歧視，歧視的結果，便使他們在社會裏成爲一種特殊的階級，在心理和生理兩方面，都呈一種演化論者所稱隔離的現象（isolation）。這種現象，雖然不幸，於伶人的日常生活，雖也是弊多利少，但對於我們做研究的人，却是一大方便。因爲一樣研究一種事物，凡是和別種事物分開，劃得清些的，總要比分不開，劃不清的容易下手。例如研究一種花草的生長繁殖，研

究的人第一得劃出一塊田地來，專門培植這種花草，不讓它和別種花草混在一處，至少也得把它放在溫室裏面培養。人才的研究也是如此。如今伶人碰巧是比較自成畦落的一種人物，所以我們就樂於引來做這一類研究的第二種對象了。